



李天岑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说到“劝诫”还有一层意思，并不是我劝诫谁。这是我的写作习惯和思维方式，也是无形中形成的。这可能和出身和经历有关系吧，是我的责任感让我选择这样的题材，采取这样的表现手法，给作品这样的“立意”。我曾经说过，一个作家不能为写小说而写小说，写的小说让读者看了能够受益或得到启示，才能对得起读者，因为你没有浪费读者的时间。如果一部小说让读者看了只起“消遣”和打发时间的作用，那和“搓麻将”、“打扑克”又有什么区别呢？

忍事不生事平安无事
敬人不欺人非是怕人

人伦



人

伦

李天岑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伦/李天岑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5

ISBN 978-7-80765-659-3

I. ①人…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5160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32 000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1.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大地与星空

——读《人伦》(代序)

李佩甫

在时间中,记忆是会被篡改的。

我们常常会丢失一些日子。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能找回的,怕也只是些记忆的碎片。比如,一说到伏牛山脉,就让我记起一个字来。

那是一个“藏”字。

在我的记忆里,豫西的伏牛山,卧着的是一个“藏”字。怎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怎就是一个“藏”字呢?我的意思是说,这山是有灵气、有玄机的。古人说“看山不是山”,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放眼看去,伏牛山敦厚平缓。远远望,一派吞吞吐吐、绵绵坦坦的样子,就像卧牛一般,并无大的起伏。但若是静了心再看,却又云蒸霞蔚、阔大雄浑、连绵千里、气象万千。且再看这个“藏”字,外“草”内“臣”,四周伏着的却是“刀枪剑戟”。当然,这个“刀枪剑戟”

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大约指的是“韬略”或者“智慧”之类。明白了吧,这是一处藏龙卧虎之地呀。

看看这里“出品”的人物吧。比如:三国卧龙先生(诸葛亮),比如秦相百里奚,比如汉光武帝刘秀,比如商圣范蠡,比如医圣张仲景,比如科圣张衡,比如汉使张骞,再比如名将彭雪枫、国学大师冯友兰、南阳作家群……古人云:水有润下助土之功,滋生万物之德;土有化象和水之绩,舒纵欲托之能。四维之中,水为命之象,土为命之基。在这里,山水是一体的,你能说这些人物跟水土、地气没有关系吗?这里要说的李天岑先生,就是南阳作家群的一员。

算一算时光,不由吓一跳,我跟天岑兄,也有三十七八年的交情了。最早,当我们还年轻、还都是业余作者的时候,曾先后在南阳、在郑州,一同参加过一些研讨文学的“笔会”。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文学的年代,那时候,热爱文学的人很多,立志于文学创作的人也很多,能参加一次“文学笔会”,是很荣耀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天岑兄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人虽瘦削,但眼里有光,就那么默默地在会场坐着,从不往人前凑。交流时,听一些作者慷慨激昂地“指点江山”,偶尔点一点头,很认同的样子。当问到什么的时候,他说:我是带着耳朵来的。显得谦虚,大气。

在那些“挥斥方遒”的年代里,各地每年都举办很多这样的文学笔会。不客气地说,这样的“笔会”淘汰率是很高的。一年一年的,有的人来了,走了,有的人走了,再也不来了……能坚持下来的人很少。在我的记忆里,天岑兄算是少数文笔好、能坚持下来的人之一。可后来,他也不再来了。是啊,社会生活变化太大了,人们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干吗要走这么一条艰难的路呢?

日子就像流水一样,一晃多年过去了。在一些日子里,我偶尔听

说,天岑兄做官了。我知道,他是一个无论做什么都很认真、很踏实的人。听说他官做得很好,口碑也好,先是在乡里,接着是县里,后来又到了市里,就这么从基层一级级地做上来,按民间的说法,也官至“太守”了。这对天岑兄来说,自然是好事。只隐隐觉得,可惜了他那支笔。

我一直觉得天岑兄是一个表面平静、内里波涛汹涌的思想者,也是一个文学情结很重的人。他怎肯舍下那支笔呢?

后来才发现,他的笔并没有丢,他的“笔”就藏在他的心里。即如公务异常繁忙的那些年月里,他仍然没有放弃他的文学情结,一直在坚持读书学习。虽是官员,可他随身带着“第三只眼”(一个作家的视角)用心去体味生活、体察民情,更多地去了解世道人心……据说,他下基层经常带着两个包,一个是“公文包”,一个是“写作包”,随时随地留心那些可供写作的素材和细节。我猜想,天岑兄纵是在那些做官的日子里,在繁忙的公务活动之余,仍然会不时地抬起头来,仰望星空。这是文学的星空,是浸润到血脉里的东西。那邈远与浩瀚,那深邃与旷达,映照着的是一种明了,也是活人的一种境界。是不是呢?

尔后天岑兄就一发而不可收了。特别是近年来,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喷发期。一连三部长篇,都是分量很重的作品。他的长篇小说《人精》,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呼之欲出;他的第二部长篇《人道》,情节大开大阖,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刀刀见血;尤其是将要出版的这部长篇小说《人伦》,写世道人心,情感纠葛,两个家族势力的较量,可谓力透纸背。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天岑兄从政几十年,有丰富的阅历,对许多事情有最真切、最直接的生活体验,有对复杂生活的理解和体悟,有天然的“第三只眼”……特别是这部《人伦》,情节紧张生

动,章章节节扣人心弦。将多元化时期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及人际关系,将城市、乡村、官员、百姓的心态及生存状况,将情、理、法融为一体,活龙活现地全面透视了一个特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在这里,天岑兄写人生却又与别的作家不同。他的笔触与色调一直是暖意的,不暴戾,不隐饰,不夸张,不溢美,处处有着生活的体味和细节的真实。个中滋味,非深刻体验难以有如此真切的描写。这怕是天岑小说的又一个特点。

总之,天岑的写作是有根的。他作品的根扎在豫西的伏牛山里,有很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他的文字也是有星空的,那浩瀚的星空就是他的精神境界。应该说,天岑兄始终是“点灯”的人,他是要用文学点亮一盏灯。他要用这盏灯去温暖人们的心,驱除人们心中的寒意,以悲悯的情怀,给人们以希望。

借天岑新作出版,说了以上的话,以表贺意。

壬辰年春

目 录

大地与星空

——读《人伦》(代序)	1
1. 吓人的黑漆棺材	1
2. “引蛇出洞”	3
3. 老滑头溜了	7
4. 给姐夫县长打电话	10
5. 姐,你不能上贼船	15
6. 到阴曹地府也忘不了的两桩事	19
7. 米石匠的陈谷子烂芝麻	22
8. 去火葬场的路上	25
9. 歪打正着	27
10. 不给领导分忧的下级要他烧吃的	31
11. 米是从田里长出来的	37
12. 忍辱降心	41
13. 浪而不腻的女人	50
14. 不长眼睛的家伙	58
15. 田戈有线索了	63

16. 睡觉也要睁只眼	68
17. 双簧演得还不错	70
18. 乡长跳墙	74
19. 抽刀断水水更流	78
20. 不该相见的相见	83
21. “梦巴黎”夜总会	88
22. 和尚桥的来历	92
23. 没烧熟的“砖”	96
24. 法律就是保护伞	103
25. 感谢耗子	106
26. 刁钻的记者	112
27. 副县长的权力就是工作	116
28. 非常非常重要的客人	120
29. “交通宾馆”好地方哩	124
30. 开业典礼好热闹	130
31. 米兰兰得把事捂住	136
32. 酒友吊唁来了	140
33. 给不给闪县长打电话	146
34. 也拜五爷	151
35. 老伯撤诉	157
36. “好运来”相会	161
37. 想与记者交朋友	166
38. 不想给县里抹黑	169
39. 县委考察组来了	176
40. 相约“御香海”	179

41. “最毒妇人心”	187
42. 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	195
43. 奠基石不见了	201
44. 两人喝了交杯酒	204
45. 不要说实话	210
46. 高见,高见	213
47. 善意的谎言	217
48. 米石匠告状	221
49. 酒醉“梅地亚”	230
50. 找谁去诉说	241
51. “冤”家路窄	246
52. “二难推理”	252
53. 醉卧“温柔乡”	261
54. 闪高全蔫了	270
55. 遇见了开明书记	275
56. 犬子见青天了	280
57. 乐嘛	290
58. 最寒冷的夜	297
59. 时和世泰	304
后记	311

1. 吓人的黑漆棺材

冬天天亮得晚，早晨七点钟天还黑蒙蒙的。

门卫王二昌每天早晨七点钟都得起床，准时“刺啦啦”打开乡政府那两扇用钢管焊制的大门。

这天早晨，当他推开大门往外一瞧，突然吓呆了，身上打了个冷战，触电般地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朝着政府大门正中放着一口漆黑发亮的棺材，却没有看见人。他在这史官庄乡当门卫多年，来时是个小青年，现在已是有点佝偻的小老头了。他自然经见过发生在乡政府门里院外许多奇事怪事，见过多次群众集体上访闹事，有扯着白布帘子的，却没见过放棺材。他自知事关重大，没来得及多想，吭哧吭哧一口气跑到了乡长张万顺的门口，用拳头咚咚咚捶着张万顺住室的门，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张乡长，快，快起来，有，有事啦！”

此时，张万顺已经起床，正在刷牙，听见王二昌这么一喊，他停住了刷牙，嘴圈上的白沫也没顾上擦，拉开门，头伸出来：“啥屁事，你

就急成这个样？”

“门口，大门口放着一口棺材！”王二昌仍喘着气说。

张万顺惊愕地“啊”了一声，手一抹嘴圈上的白沫，在毛巾上一抿，就急匆匆地往院子里走。“我去看看。”刚开始他步子迈得很大，走得很快，走了几步就放慢了。他心里盘算着这件事，他多次接待上访群众，处理群体性事件，是富有经验的。他心想，这么大的举动，问题非同小可，再说一到现场被人群围着怎么办？心里没底不行，得有个数。于是，他就转到了管信访的姚三春门口，姚三春住室的门开着，亮着灯，他喊着：“老姚，大门口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我不知道啊？”姚三春从住室走出来说，手中的洗脸毛巾还冒着热气。

“多大的事，你不知道？”张万顺说，“棺材都放到乡政府的大门口了，你还不知道。”

“真不知道。”老姚惶惶然地说。

“那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张万顺越说越恼，这可能是他心里越来越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吧，继而又转过身，对跟在身后的王二昌说，“这种事情你就不知道先报告给老姚？！”

王二昌一时不知咋说，顿了一下说：“我没经见过，想着这事大，得先汇报给乡长。”

张万顺没再理会王二昌，嘴朝老姚一挑：“走，咱们先出去看看。”

走了两步，老姚停下来：“张乡长，我先去探探，你就先不要出面，万一群众围着不好办！”

“走，怕什么，哪有共产党干部怕群众的道理！”张万顺坚持着说。

老姚推着他的胳膊说：“不是怕不怕，一旦群众围着我，你可以给我救驾；群众要是围着你，我可救不了你的驾喽！”

其实张万顺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只不过想在下属面前显示自己敢作敢为的气魄，于是硬撑着，现在见姚三春说得这么实在，就说：“那也好，我随时等你的报告。”

2. “引蛇出洞”

姚三春到了大门口感觉很惊异，只见地上放着一口棺材，却一片寂静，周围没见一个人，没人哭也没人闹。他姚三春三十岁到史官庄乡工作，二十年干的就是信访工作，对信访工作很有经验，他不怕那来访者吵吵闹闹，吵闹是发泄散气的，所以群众吵闹时，他就不说话，等他们吵够了气也就散得差不多了，情绪稳定了什么事也就好说了。他怕的就是不吵不闹，闷着缠着拗在那儿。此时，他想，得“引蛇出洞”，看看究竟是啥来因、啥来头。于是他就扯着嗓子喊道：“来呀，来几个年轻力壮的，把这东西抬出去扔到西河沟里，别让它放在乡政府门口晦气！”

姚三春话音刚落，乡政府对面一个小饭馆的门“哗”的一声开了，蹿出来十几个棒小伙，“刷”地跑过来护住了那口棺材。一个头发卷卷的、穿着一件旧旧的绿色军大衣的三十岁出头的小伙子站在棺材的前头喝道：“姚三春，你敢！”他说完把大衣左一拉右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靠着棺材，歪头看着姚三春。

姚三春打量打量他，定睛一看：“你是犬子？！”

“没错，是我！”犬子还是歪着头看也不看姚三春。

姚三春嘿嘿一笑，他是个“三副脸”，一贯对上访户采取的态度是，你笑我恼，你说时我不吭，你不吭了我再说，你恼我笑。他笑罢了说：“犬子，你这是演啥戏哩？有事到乡政府说嘛！嗯？”

“现在还不到上班时间哩！你们八点才上班！”犬子这才看了姚三春一眼说。

“今天你回乡里了，到我办公室先聊一阵！”

这时候，天大亮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乡政府周围的人也都认出了那穿绿大衣的小伙子是犬子。

犬子原名姓权，他爷爷借“权”发挥，给他取名叫权长运，希望他长大成龙，光宗耀祖。一九九〇年，由在县财政局工作的舅父介绍，到了史官庄乡政府当了通讯员。他当通讯员时可能干了，可威风了。那时候，乡政府没有烧茶炉，需要到街上的茶馆拎开水，他骑自行车双丢把，一只手能拎两个茶瓶，不用算，两只手自然就是拎四个茶瓶了，还骑得飞快！一街两行的人看见了直咂嘴，羡慕地说：“吔，这家伙真骚！”一次，犬子和几个同学在一块儿喝酒，同学都夸他：“混成人模样了，到乡政府了！”犬子说话口无遮拦，就像拉肚子一样，想冒什么就冒什么，听了便说：“尿，不算尿个啥，无非是书记、乡长的狗腿子。”从此人们戏称他“狗子”。时间长了，人们觉得喊“狗子”不雅，不如以他的姓谐音喊他“犬”子，“犬”即狗嘛！一来二去“犬子”成了他的大号。犬子在乡政府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负责开会时送开水，并且给副乡级以上干部送开水。自然，犬子也得往乡长张万顺办公室送开水。张乡长同其他乡干部一样都是寝办合一，不过，他住的是套间，正间是办公室兼客厅，里面是卧室。有一天，是个半晌，犬子给张乡长加送开水，因为乡长屋里来的人多，一天两瓶水不够喝，不能让茶瓶空了。犬子进到张乡长的客厅，也就是办公室，见套间的门虚掩着，他以为乡长下乡

时门没拉上,就去拉门,到门口一看,计划生育办公室的那个长得很玲珑的小焕正坐在张乡长的床上嬉戏,他拔腿就走,走也晚了,他刚走出十几步,扭头往后看,看见小焕也红着脸低着头出来了。好几天,犬子就像做错了什么事,心里像吃了苍蝇,没情绪,不说话,见了张乡长心里更是忐忑不安,不敢抬头,往张乡长屋里送开水也趁他不在屋的时候。有一天,犬子终于鼓起勇气,趁张乡长在屋时去送水,并鼓足勇气对张乡长道歉说:“张乡长,那天我不是有意的,我以为你不在屋……”张乡长看也没看他一眼,骂道:“去屎吧,你!”过了两天,他又到张乡长的屋里送水时,手里那把钥匙插不进去,他才发现张乡长门上的锁换了。他便把水瓶放在张乡长门口,第一天搁了两瓶,第二天张乡长门口成了四瓶,第三天成了六个茶瓶,后来没有机动茶瓶了,也送不进去水了。犬子心一横:“去屎就去屎!不干了!下海去!”下海是自己单独起“炉灶”,还是到别人的企业去干?他想起来了,三年前,邻村的米九利要成立个建筑公司,到工商所几次注册注不上,米九利想着他权长运在乡政府当通讯员,肯定能打通这个关节,就来找到他,他听了一口答应,办!中午,犬子自己掏钱请工商所长喝了酒吃了饭,下午就给办了营业执照,米九利当时感激涕零。米九利这几年摊子虽然铺得不大,但也算景气。他决定到米九利公司去试试,看米九利收不收他。谁知米九利不但收了他,而且说他在乡政府干了这么多年,虽然是个通讯员,但毕竟见多识广,有人缘,用了他对公司肯定大有好处,就封了他个“副总”。

犬子毕竟在乡政府大院混过几年,了解姚三春是个老滑头,理也不想理他,手啪啪地拍着棺材说:“这么大的人命事儿,谁有心情去你那儿闲聊?!”

姚三春收敛起了脸上的笑容,也做极其沉重状,指指那棺材:“请

问小权，内是哪位令亲？”

犬子陵他一眼，道：“米九利米总的奶奶！”

姚三春听了松了一口气，他根本不把米九利放在眼里，他知道米九利是史官庄乡兴发建筑有限公司的经理，实际上是个包工队“头头”。他便不屑一顾地两眼在人群中找着：“那米九利呢？米九利在哪？”

“米九利也被打成重伤，住医院了。”犬子回答道。

“那他家里人呢？”姚三春又问。

“有的人在医院照顾九利，有的人没在家。”犬子眼瞪着他说。

“这就叫皇上不急太监急，他自家人都不管，你何必出这个头，你可知道枪打出头鸟。小权，你太年轻，听老姚哥的，别在这带头瞎胡闹。”姚三春扑闪着眼睛说，看似劝，实则开始施加压力。

犬子一听火冒三丈：“什么皇上不急太监急，米九利是我老总，我是他的副总，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就是俺公司的事。”

“你起什么火啊，要是腔大能解决问题，咱都站这大声喊吧！”姚三春继续不软不硬地施加压力。

“这么大的事，你管不了！”犬子斜他一眼。

“我是乡政府信访室主任，有啥管不了？”姚三春腔也高了。

犬子用眼瞪瞪他，意思是你不说我还能不清楚你是信访室主任？接着说：“咱不闲磨牙了，姚主任，你找张万顺来，这事只有张万顺来了才能解决。”

“张乡长到县里开会去了，没在家。”姚三春说。

犬子冷笑一声：“姚主任，你说假话就像喝凉水，我又不是聋子，也不是瞎子，张万顺在家不在家，我还不清楚，他张万顺不在家我们干吗要找他，你以为我是傻蛋？”

姚三春脑子转得也快,说:“张乡长即使在家,他也是一乡之长,日理万机,什么事都找他,要我们烧吃的?你小权连这规矩都不懂,还在这院里瞎混几年。”姚三春反唇相讥。

犬子又是大手把棺材一拍:“张万顺今天就得出来。”

姚三春也恼了,蔑视地看了犬子一眼:“你犬子牛逼啥哩!不就是米九利个副总嘛!你才当几天的副总,你腰里才有几个钱,说话可气粗了?张嘴一个张万顺,闭嘴一个张万顺,一点也不抬举张乡长。告诉你,张乡长今天就是不出来,这事我说了算!你们愿谈就谈,不愿谈拉倒,别小娃鸡巴越拨拉越硬。”

见姚三春上硬话了,犬子带的一伙人都愤怒了,挥着胳膊喊着:“我们要见张乡长,我们要见张万顺。”

此时,围观的人更多,他们喊得更起劲。米九利的另一个副总叫摆春生,因幼时常患疟疾,农村叫打摆子,加上他姓摆,人们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摆子。摆子这时候也头脑膨胀起来,他挥着胳膊喊着:“一二三!”众人应:“张万顺出来!”他喊:“张万顺,快出来!”众人应:“快出来!”一时间,乡政府门口乱成了一锅粥。

3. 老滑头溜了

姚三春出大门之后,张万顺就没回住室,他一直在乡政府院墙之内的甬道上来回走动,他心里明白这一定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作为一乡之长,他最担心的就是发生群体性事件,让姚三春出去也就是投